



一刀切的课后延时服务苦了谁

刘自学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省(区、市)、各级各类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都在根据所属地方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不少地方和学校已经摸索出不少成功经验,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也有不少地方没有将中央和教育部的政策落实到位,采取了直接的、单一的,甚至是比较粗暴的方式,结果事与愿违。

笔者了解到,有些学校特别是初级中学,在本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下,不得不推行这样的做法:早上7

点到校,晚上7点离校。这个离校时间是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门领导经过多次协商,争取不上晚自习的情况下达成的。这样,学生在校时间接近10小时。

按照双减政策的相关精神,课后延时服务是不能搞一刀切的,是要根据地方特点灵活对待处理的,是针对有特殊情况、特殊要求的部分学生的。而部分学校的这个做法显然与相关要求大相径庭。

另外,有的学校全体学生在校,就要有更多的老师坚守工作岗位。本应原来晚6点可离校的老师,无法离校了。老师也有家庭,也有孩子,有些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于是,一些被安排了工作的老师,孩

子无人及时管理,老人无法及时照顾,家庭事务没法按时处理。晚上的一切都可能乱套了。

更糟糕的是学生的遭遇。本来延迟一个小时,在学校统一做作业,老师只是有针对性地做个别辅导,也是好事,但是,学校要求老师要面向全班学生做统一辅导。实际上,也不是学校愿意要老师搞统一讲授,而是有些家长不乐意,说你们学校搞延时服务,收了学生的钱,又不对学生做辅导,那怎么能行呢?于是老师讲了课,出了力,又不落好。学生在校没时间做作业,等晚上回家吃完饭再处理作业,做完作业的时间比双减之前更

晚了。更有甚者,个别科目的老师还要布置超量作业。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学生的睡眠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学生看似整天没命地在学习,但效率如何,效果如何?

其实,家长也对目前的这个现状很不满意,主要原因是上面谈到的,学生一大堆的作业要等到晚上去完成。双减之前,晚上10点之前是能休息的,现在最快到了晚上11点。

有人说:那就下午早放学,晚上上晚自习。这个前面也提到了,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也沟通过,而且部分学校之前也尝试过。首先是安全问题。初中生不等于高中生,年

龄、认知还是有差距的,安全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尽管学校三令五申,尽管家长千叮万嘱咐,实验学校的学生在上晚自习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交通意外,万幸的是后果不是很严重,但这是一记警钟啊!

于是,上晚自习的事,经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门再三权衡,还是选择了放弃,改为下午放学后的延时服务了。

现在,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关键点不在该不该搞课后延时服务,而在这个服务究竟该怎么搞。像这种一刀切做法不合实际。根本原因是相关教育部门和学校没能真正领会双减精神,没能真正认真调查研究,没能静下心来认真讨论、制订出一套符合实际、适合本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不同老师、不同家长的方案来。

笔者希望:给双减正名,给学生减负,还教师正常的教学工作与生活,也有效缓解家长的焦虑心理,真正解决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为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第三中学教师)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陈敬熊刚刚过完百岁生日,就惦记起他所钟爱的数学研究来。

10月16日,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3所原副所长迎来百岁生日。3天前,一场主题为“弘扬航天精神 传承奋斗品格”的陈敬熊院士科学人生座谈会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举行,为这位中国导弹事业功臣庆生。

陈敬熊1921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是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也是天线理论和制导雷达天线设计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因为在红旗一号、二号、二号甲等地空导弹制导站天线关键技术研制中所取得的成就,陈敬熊1987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后来他牵头了我国防御系统初期建设多个雷达的建设,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老院士,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嗜好——数学研究。

陈敬熊从小就喜欢数学,是个数学尖子,初中时在课堂上做题又快又准,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高中时,零用钱有限,陈敬熊为了买数学书籍,便经常出入旧书市场淘宝贝。他在旧书摊淘到两本书,一本是日本数学家上野清编写的《大代数讲义》,另一本是Hall与Knight编写的《Higher Algebra》。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这样描述这两本书:Hall和Knight两个人合编的代数书,介绍了很多非常巧妙的方法。后来有个叫上野清的日本人写的《大代数讲义》,汇集了前本的优点,编得很系统,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学非常流行,凡是数学拔尖的同学都读,叫作“开小灶”。

那时,陈敬熊是班上的数学小专家,同学们经常向他请教问题。在他的带领下,几个喜欢数学的同学还成立了兴趣小组。

1948年9月,陈敬熊以微积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在拜访导师张钟俊教授时,张教授说:“这次研究生考试,你的数学成绩尤其突出,名额虽然很紧张,我们还是录取了你。因为数学能力是电信研究的基础,希望你以后能发挥这一特长。”

在工作后,陈敬熊确实发挥了这一特长。在天线设计中,数学计算一直是个难点,尤其在短波天线领域,研究人员选择的设计方法一般是工作量大,还难以找到最优方案。

陈敬熊从基本模型出发,推导出一个合理、有效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不仅可以摆脱传统方法,还可以加快设计过程,提高精度。精益求精的数学思维,让陈敬熊在东风一号导弹天线设计时,开创性地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直接求解法。钱学森也知道陈敬熊在数学方面有专长。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陈敬熊就一些数学问题提出独到见解,钱学森便记住了这个数学功底扎实的同事。

1962年,国防部五院科技委成立时,钱学森提名陈敬熊作为委员。在红旗一号制导站研制出现天线系统误差问题时,钱学森第一时间找到了陈敬熊。

陈敬熊运用数学知识解决了众多技术难题,也发现了不少权威理论的破绽。他经常鼓励年轻科技人员,不能只限于工程,对数学、物理之类的基础学科也要涉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在几十年科研工作中,陈敬熊把数学视作攻克电磁场、天线、雷达等通信领域研究难题的一把利刃。

陈敬熊说:我认为干我们这一行,数学理论水平还得提高。不要认为我们是搞工程的,数学可有可无,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数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问,直接用处谈不上,但它是基本功。

人到晚年,陈敬熊仍痴迷于数学研究。现在,他家有4个书柜,里面装满了各种专业书籍,其中不少就是和数学相关的。

这些书读起来不轻松啊,但是很锻炼思维。陈敬熊说。他告诉记者,当看到感兴趣的地方,自己时常还会利用自创的一套算法,将相关的数学公式重新推导一番。有时候把公式推导出来,我自己很高兴。这样的生活非常充实,脑袋不会空的。陈敬熊说。

80后女教师扎根乡村10年 为孩子点亮星星

程鸿鹤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

今年的开学第一天,刘满婷是在60公里的折返跑中度过的。

尽管刘满婷早就规划好了当日行程,但当教师、学生和家一窝蜂涌过来,她还是忙成了一锅粥。为此,她在自己工作的两个学校间来回跑了四趟。

这份忙碌里,有说话很不客气、想给她下马威的家长;有从城里来、人生地不熟的年轻特岗教师;有不好好排队吃饭、吵成一团的孩子。用她的话说,哪一个环节掉了链子,都令人抓狂。

刘满婷是80后特岗教师,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马店镇芙蓉小学校长。今年8月28日,她兼任同镇西圩小学校长,承担两所乡村小学的教学和管理任务。

马店镇位于六安市霍邱县西部,芙蓉小学与西圩小学分列马店镇的南北两端。两所学校相距15公里,驾车往返要途经国道、省道、乡村土路,村里最熟悉的师傅来开,单程也要40分钟左右。

对于刘满婷兼任两所乡村小学校长这件事,不理解的人有不少。

不熟悉她的人在背后议论:小刘年纪轻轻,一个人就占着两个校长的位置。了解她的人却劝她说,芙蓉小学好不容易有了起色,何必又接下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但刘满婷觉得,她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做一个为乡村孩子点亮星星的人。

头一次有女教师来到芙蓉教学点

刘满婷是土生土长的霍邱人。2012年通过特岗教师考试后,刘满婷回到曾就读的芙蓉教学点,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然而,当她回到母校,想要为家乡教育干一番事业时,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没有围墙、操场,甚至没有校门,芙蓉教学点偌大的空地上杂草丛生,3间正在维修的瓦房门口,村民散养的鸡正在成堆的石子、沙子附近踱步。还没走到校门口,刘满婷新买的高跟鞋就被石头划出一道口子。

看到破败的校园,刘满婷怔住了:如果没人提醒,完全看不出这是学校。

2012年,马店镇很多教学点陆续撤并,有53年历史的芙蓉教学点也仅剩28名学生,5位老教师和1位老校长在此坚守。

我们都快退休了,希望你接过去接力棒。老校长祁友江告诉刘满婷,她是



▲刘满婷在上语文课。

▲芙蓉小学的孩子们在操场上热身。

芙蓉教学点建校以来第一位女教师,也是学校唯一一位年轻教师。

看着眼前的芙蓉教学点,刘满婷不知该开心还是难过。

什么难题都敌不过 较真 二字

2015年,芙蓉教学点升级为芙蓉小学,特岗服务期满的刘满婷选择继续留任。一年后,刘满婷成为芙蓉小学校长。这一年,她29岁,是当时全镇最年轻的校长。

这是我的母校,我不能让它在我手里垮掉!刘满婷说。

成为校长后,刘满婷做的第一件事是家访。她决定用笨办法——解析生源流失问题。

一轮家访下来,全校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刘满婷都能说出来。她发现,收集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总体上与学校硬件设施、师资有关。

刘满婷决定再造校园。学校长期荒废,有村民铲掉学校种了几十年的树,在空地上办起了养鸡场。

为此,刘满婷没少和乡里乡亲打擂台,但只要校园的土地,她一寸也不让。

没什么抹不开面子的,占了学校的地,就该退出来。一个问题也别想从我这儿糊弄过去。刘满婷说。

当地建筑公司工人间流传着:芙蓉小学这位年轻女校长惹不得,容不下一

点施工马虎。水井、操场、食堂、洗漱间。几年下来,芙蓉小学旧貌换了新颜,芙蓉小学成了不少村民眼中的最美建筑。但在很多年轻教师心里,乡村校仍欠缺吸引力。

每学期开学前,我最怕接到教师的电话。一打电话,十有八九是想要调动。刘满婷坦言,在芙蓉小学,最快离开的教师仅仅只教了一个学期。

除了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刘满婷没少在其他地方动脑筋。大到为每位教师配备一台办公电脑,小到提前准备好被褥、毛巾、拖鞋、暖水瓶,还有生日时的一块蛋糕、一条鱼、一碗长寿面,她尽力把事情做在前面。

我就想用行动告诉他们,这里挺好的。我希望他们能多待一年,哪怕多待一个学期。刘满婷说。

物质保障只是第一步。在刘满婷看来,打通教师获取外部信息或支持的渠道,让教师在乡村校更有成就感、获得感,才能真正撬动乡村教师队伍的一池春水。

2020年,与六安市773所中小学一道,芙蓉小学引入智慧课堂,在教学教研中通过信息化、网络资源、多媒体技术等,丰富教学形式和资源库。刘满婷发现,年轻教师与教育信息化有天然的亲近感。以往,乡村环境闭塞,获取知识渠道有限,但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了这一点,从名师课到优质的课件资源,乡村教师多

看了世界的一扇窗。

在六安市的一次公开课评比中,通过信息化教学手段辅助,芙蓉小学年轻教师罗杰玉获数学学科优质课二等奖,还有教师得了县级奖。

期待乡村教育有更多青春同行者

如何实现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是刘满婷日夜思考的事。她发现,学生们来自不同家庭,却又生长在同一片土壤。父母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经常外出务工,孩子们大部分由文化程度较低的爷爷奶奶抚养。

缺少父母的陪伴,为农村孩子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灰色。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多彩的童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帮他们开阔眼界。刘满婷说。

2018年,芙蓉小学举办了第一届儿童节文艺汇演。刘满婷带领教师们搭了舞台,租了音响,请来专业的摄影师,家长们都觉得新奇。她记得,演出当天,全校家长都来了。近年来,芙蓉小学还举办了第一届校园运动会、第一届广播体操比赛等。

在日常教学中,刘满婷意识到,乡村孩子不乏学习热情,缺的是走出去的机会。为此,她和老师们商量,在日常课堂教学一些章节中,巧妙地运用教育信息化手段,为学生架起观察外界的桥梁。

上《观潮》这一课时,我问学生,去过钱塘江看过大潮的同学有哪些?只有

一位同学举手。刘满婷说,当屏幕里出现钱塘江大潮的视频、图片时,孩子们都很开心,仿佛拉近了他们与世界的距离。

有时,刘满婷似乎忘了自己也是年轻人。成为校长后,逛街、看电影、旅游等爱好都成了奢侈品。她告诉自己,乡村有乡村的精彩。

10年的乡村教育,让她看到了社会不同的横截面,丰富且真实。

事实上,关于工作,刘满婷不是没有备选项。不止一所镇里的学校曾向她发出邀约,但都被她婉言谢绝。

刘满婷和身处河南的丈夫常年两地分居。丈夫也曾不止一次地劝她说,把孩子转到河南条件更好的学校上学。几番思想斗争后,刘满婷还是将孩子留在芙蓉小学读书。

如果校长的孩子都走了,那谁还愿意留下来呢?刘满婷反问。

刘满婷的真心换来了年轻教师的信任。如今,芙蓉小学的10位教师中,9位都是年轻人,有的教师的家甚至远在六安市舒城县。学校生源也逐步回升,从她刚接手时的50余人,到本学期的200余人。

兼任西圩小学校长后,刘满婷开启了她的乡村教育新征途。让她觉得幸运的是,与接手芙蓉小学时相比,有更多青年教师成为她的同行者。

从教10年,刘满婷也成为全国优秀特岗教师。她说,想做一个为乡村孩子点亮星星的人,带领乡村学校重回青春。

上海交大师生接力解决大理水问题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水是生命之源,但在云南大理,水也一度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一大痛点。20世纪90年代,大理洱海水质恶化,别说开办民宿了,就连洱海不再散发臭味都成了一道难题;而另一边,在洱海的发源地、大理北部的洱源县,既贫困,又有老百姓用不上水。

水的问题,成为整个大理最大的问题。从2012年起,这里迎来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上海交通大学确立了定点帮扶大理洱源县的计划。从此,从老百姓吃饭、纯净水用到可持续发展,这所学校全部管上了。2018年,洱源县脱贫摘帽,但上海交通大学却决定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

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南苏园里茁壮成长的“海菜花”见证着一所学校对小县城、一个生态湖泊的真实价值。海菜花被誉为水质试金石,而这些海菜花来自大理洱海。这一曾经在洱海绝迹的试金

石,如今重现洱海。201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及其团队的科技帮扶下,洱海水质实现全年7个月Ⅱ类,对水质要求极为苛刻的海菜花大量盛开,成为当地农户重要的致富菜,真正做到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团队的二代治水人王欣泽,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环境学院首席研究员。2007年,他追随孔海南教授来到大理,从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到建设大理研究院、国家野外台站,扎根洱海,一干就是13年,从一个东北小伙变成一个地道的滇西汉子。团队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号召,加入对口帮扶工作中,努力让百姓在环境治理和保护过程中提高经济收入。王欣泽带队奔赴洱源县挂职副县长,深入田间地头、污水处理厂、湿地修复现场,宣传洱海保护治理政策,传授水污染治理技术。

从最初租用改造民房作为简易的实验室,到如今已经初具规模的高原湖泊污染控制研究中心,洱海保护工作一直在变与

不变中向前推进。不变的是初衷与目标,对洱海水水质生态动态变化的关注及保护治理的新技术引进和研发,变化的是团队的不断壮大,团队和广大社会群体对湖泊保护治理的认识的不断加深,对洱海保护自觉意识的提升。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2017、2018、2019年连续3年被评为大理州洱海保护治理先进集体,2019年作为第七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2021年2月,王欣泽入选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记者注意到,除了关注洱海水质这样的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对大理洱源县的帮扶还关注到一两个村子用水问题这样的小事。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田罗银曾挂职洱源县苴碧湖镇丰源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如今,他的故事仍在丰源村里流传着。他被村民们称作“提水书记”。2019年7月18日,是田罗银此生第一次踏上云岭大地的日子。到村的第一天,村上的干部正好要到位于海拔2700多米山上的大、小南

两个自然村,还摸不着北的我就随他们上山了,比我想象中的条件要差。第一天上岗就赶上出差,田罗银下山后坐在椅子上,感到一阵刺痛的胸闷,第二天就骑了一个下马威。

到村一个月,田罗银就跑遍了9个自然村,拜访了所有贫困户。实地调研村山水田林草等资源状况及居民的生产、生活、产业、收入等村情,为脱贫攻坚做调查、找问题、谋对策。他发现,丰源村所辖大、小南两个自然村仍长期存在季节性缺水问题,老百姓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办法不是没有,当地村干部告诉他,一是可以用多级电泵抽水,但老百姓难以承受高额的电费;二是可以通过光伏发电提水,但如何保证稳定供水又会成为另一个难题。

水的问题,成了田罗银的执念。每每到开会、培训指导,他总是忘不了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有一种技术不用油、不用电,也能把水从山下提到山上。于是,他辗转找到这家科技公司,邀请技术

